

【序与跋】

我想说的话

■ 王建顺

一直以来,我坚持认为,对画家来说,用画说话才是重要的,不必说话太多。抱着这个态度,即便在此刻,也不想多说什么。只是朋友们劝着,拗不过,只好说上几句。该说些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有必要把《家》系列作品的创作缘起和形成过程讲清楚,也就这个话题还值得絮絮叨叨。

差不多十三年前,也就在《还原》、《国殇》相继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之后,我打算画些新题材。但具体画什么,一直没想好。过了不久,我回老家探望母亲。那次回去,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特别想为家乡画点什么。有了这个念头,我便开始考虑以家乡为背景,以家为主题“画点东西。当时只是一种感觉,因为我对家乡的环境太熟悉了。再细细体味家乡的山水、草木、砖石、土窖……我越发觉着那里面映射着一种美的色彩。

我的家乡在河南洛阳,十三朝古都,乡土气息浓厚,属典型的中原文化。有了创作《家》的想法,一回到那片黄土地,就有一种找到“根”的感觉。仔细琢磨,我惊喜地发现,“家”这个主题,对画家来说有着奇妙的韵味:既看得见,又摸得着;既有共性,又具个性;既题材丰富,又很少雷同;既可表现人,又能体现物……总

之,创作空间很大。酝酿了一阵儿之后,我便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了。

于是,有了《老家》这幅作品。接着,又有了《岁月》、《当年》。就在我信心满满着手大干一场的时候,国家有关机构把创作《世纪大典》的任务交给了我。我那时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工作,作为军人,在全国那么多优秀画家中能由国家选中,我感到非常光荣。但压力也很大,好在我这个人打小就是犟脾气,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刺耳的话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用画说话才是最重要的!我依旧是这个态度。

在《世纪大典》的创作过程中,让我对“家”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家”、“国”其实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亲身经历建国50周年庆典活动,使我更加感受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到来了!这种感受,让我猛醒:把《世纪大典》作为《家》系列作品的收官之作不是更有意义吗?无论怎么说,它已然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在了世纪崛起的新的历史起点上。

有了收官,开篇怎么办?还有,从何时画起?要画多久?时间跨度多大?一连串的问题,又使我陷入深思。有天晚上看电视,我被一个反映中国近代史的图片吸引了。看着看着,忽发奇想:为什么

不能从1840年开篇呢!是啊,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到2000年走向世纪辉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浴血奋斗,有无数可歌可泣、气吞山河的英雄人物和伟大壮举,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令世人瞩目的翻天覆地的巨变!而这一切,都赋予了太多有时沉重、有时悲怆、有时绚烂、有时神奇的色彩。作为一个画家,不表现这些又表现什么呢!我想,如果能用画笔艺术地记录这段历史,并集中反映在“家”这个主题里,应该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想到此,一种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便油然而生。

带着这个想法,我专程到北京拜访了国学泰斗季羡林老先生。季老听完我的想法后高兴地说:“年轻人,敢作为。据我了解,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有文字、有图片、有影视资料,但没人用艺术形式较为系统地表现过。你真真干成这件事,那可国家和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可惜我看不懂画,但我可以为你写个书名。”说罢,不顾90多岁的高龄,欣然提笔写了一个“家”字。季老的鼓励,更加激起了我创作的激情。当时就想:百年风云,百幅画作。对,就干它108幅!

有了奋斗目标,但画起来并非易事。

单为完成《世纪大典》,就耗费了我4年的时间。其中有不少的酸甜苦辣和痛苦磨难。不管怎么说,《世纪大典》终于面世了。至于评价,那要留给历史和时间去检验。我想说的是,这期间我在精神上非但没有垮掉,反而愈挫愈奋了。《龙霄》、《春天》、《呼唤》正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恰似我当时心境的写照。

2004年仲夏,我在部队服役20余年之后,选择了自主择业,成了一名职业画家。说句心里话,部队还是让我十分留恋的。没有部队的培养、教育和支持,我是一事无成的。我常想,一个农村娃,又没上过美术学院,能成长为一名军旅画家,知足了。有人说我运气好,我说还是党的“自主择业”政策好。《留恋》、《大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退役后的生活是平淡的,但更是充实的。现在,我干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又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挺好的。这样一个宽松、从容和无人打扰的创作环境,是我梦寐以求的。为了抓紧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在七年多的创作时间里,除到外地采风外,我差不多一年要在画室呆上300余天!因为我知道:愚公能移山,关键是毅力;铁杵能成针,靠的是坚持。要

完成这108幅画,我能靠什么,只能靠一笔一画的写。尽管创作是艰苦的,但工作是兴奋的。为了增强体质,我依旧保持部队的生活作息,一听到起床号便爬起来跑步。为了弥补“不是科班出身”的后天不足,我坚持以勤补拙,笨鸟先飞。就这样,七年坚持下来,终于有了《花季》、《捉迷》、《拐杖》、《山寨》等60余幅作品可以和读者见面了。尽管我感到了些许慰藉,但还不能松口气,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还等着去干。

此次出版的这本画册,是《家》系列作品的第一部,然后还有第二部、第三部,同时,《世纪大典》还要专门出一本主题画册,加上此前已出版的《根》系列作品,总共有六七部出版物。这只是出版计划,要全部完成,至少还得再干十多年。这里,既有我画得慢、数量少的缘故,也有一个创作态度严肃认真的问题。我对创作的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若有不满意的,哪怕是画了七八成,也要毁掉。为了追求构图完美,我可以数次往返异地采风,哪怕机票花了上万!更为坚守的是,我决不画重画,绝对保证每一幅作品都是唯一的创作。因为我深知:只有真正对社会和收藏家负责,才是画家的求存之道!

现在,《家》系列作品已创作过半,《家》也融入到我的生命之中,我亦对此倾注了全部情感。我以为,我后半生为之追求和奋斗的事业,也就是完成此项使命。话已至此,不再絮叨。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不遗余力地完成《家》系列的全部作品。惟此惟重,惟此惟大!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才能更好地用画说话。

(本文为作者《家》系列之一自序)

【人生况味】 人间三味

■ 陈祺

食本味

有人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越来越开始怀旧,开始感慨时光的易逝。然而我虽然还没有开始迎接那段人生中苍老的时光,却也会在某个时刻,某个街角,因为一缕空气中飘来的香味,而怀念起若干年前那些给予过我饱足感与幸福感的食物了。

曾在广州喝地道的早茶时见到一道小点心,放在蒸笼西用的笼子里,小小圆圆的包子,服务员说,这叫青团。拿在手心,与外表一样柔软的触感,带着刚出笼的甜香,让人瞬间就有了想要一口吞下去的食欲,连心情也变得清澈起来。轻轻咬开,里面是深红软糯的豆沙馅,配着外面的青绿色“绿衣”,让人不禁佩服起制作食物的人的心灵手巧。

然而,就是这样的纯粹的一口品尝,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却是难以再找到了。

看过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大笔的财富,于是到高级饭店里挥霍金钱,点各种由野生动物烹饪出的“美味佳肴”,觥筹交错满嘴油腻地对桌上的宾客炫耀自己的奢侈。最后,得来的不是对于食物真正的尊敬与享受,而是身体各项的超标超重。

如今,我还是会为餐桌上的一道水煮芥兰而叫好,也会因喜爱街角的盐焗鸡而久久徘徊,它们都是最普通的美食,却因其拥有食物最本质的味道而令我眷恋不已。有时,会听见身边的朋友说:“像你这样的人,真应该去古代生活了。”

市井味

小学时随父亲去东门市场买菜,这里离我家并不近,但因父亲疼爱我,所以不计路程带我来东门买最新鲜的鱼虾和蔬菜。

这里大概是市井气息最浓烈的地方。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挤满了摆放各种鸡鸭禽畜的摊位,人们大声讨价还价,选购最新鲜的食材。大多数小贩是从附近海湾刚刚上岸的渔民,还带着斗笠,皮肤黝黑,他们都是最朴实的劳动人民,解剖一条硕大的海鱼亦不过是三五分钟的事。卖蔬菜的便大多是海南妇女,总是能干贤惠的模样,有时会因为多买了一两而顺手抓一把豆芽放到你的袋子里。

我坐在父亲的摩托车后,看他细心选购食物,竹笋要多少钱一斤,带鱼是否新鲜,每样东西他都要用手去触摸,知道他心中正计划着要用这些东西做出一顿丰盛的美餐。

从那以后,我总是对书中类似情节的描写充满喜爱。开始觉得市井之气大概就是这鸡鸭鱼肉被宰杀时的淡淡血腥的味道,蔬菜瓜果经过清水洗濯后的诱人芬芳的味道,又或许是邻街楼上哪户人家传来的一丝米饭熟了的味道。

在这样的地方,慢慢寻找到生活的根基,那就是一颗平常心,过一份平常的生活。

自然味

第一次去登山,是在乐乐的尖峰岭。

前几天刚下了一场雨的缘故,泥土潮湿又松软,稍踩不牢,便一下滑摔。必须承认,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跟“山”这样如此亲密的接触。于是便自然的放慢脚步,并不在意登上山顶的速度。

在满是落叶的山路上行走,树的辛香令人精神放松。静聆聆听脚下踩过枯叶的细碎声响,和着偶尔从树间流淌出的鸟鸣,若不是亲身经历,在课本上看到这样的文字,总会嘲笑写书人的矫情。

迂回的山路总是在制造假象,让人以为前方不远处就是山顶,然而走过去之后却只能失望但又认命般地继续行走,像极了生活。但当我终于登顶的那一刻,原以为会有巨大的喜悦与自豪将我包围,可我却连站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跌跌撞撞地扶着岩壁坐下。从山的顶端望去,无论是云朵或青峰,都如同一个沉默的老人在与我面面相觑,它们不会随着时光的改变而消失,它们也不会因任何喜怒哀乐而动。它们只是在那,审视着这个气态万千的人间。恍然有股巨大的力量锁住我的喉咙,让人只有静默,静默,才是对此时此景最大的尊重。

时至今日,我仍不忘那次登山给了我怎样的触动。但愿我能从中受益,做一个对自然心存敬畏的人。

王建顺 《家》系列作品选登



拐杖 (油画)



《我要》 (油画)



《老家》 (油画)

【心窗小语】

缘是一朵花儿

■ 秦涓霖

教了三年的一群孩子要毕业了。人到中年的我,好像对他们格外留恋。

最后一次辅导,我迟迟没有抢住机会去辅导,不是抢不住,可能是并不想抢住,我第一个去的,却最后一个辅导。

终于进班了,我说,我其实多么不想进来——因为讲完这一回,我就再没机会给你们上课了。

孩子们睁大眼睛望着我,对着我拍照,还有录音。

教了三年,吵过的,还没来得及再吵的,夸过的,还没来得及再夸的,这会儿都不再吵,也不再夸了。

所以,我说,我珍惜,珍惜和你们的缘。

想你们刚入校时,清亮的童音,小儿的身影,如今,多数已变声,人人都长得高高,抽枝条一般,一闪眼,抽高了,长大了,个个有了青春的气息,青年的模样。

座位上的许多人,都被我批评,被我吵过,也被我表扬,被我夸赞,我做的好的,还有没有做很好的,这时,也都已来不及了。

三年的缘分宛如一朵花儿,从

结蒂,坐苞,打瓣,绽开,怒放——而此刻,将要凋零,时光的缘如在我手上的一朵花,这节课结束,瓣瓣凋落,再也捡拾不起,芬芳在心上永留存——这一份三年与共的情。我知道,今后的人生路上,你们还会开花——更大,更美的花,更好地怒放——而这些,不在我的眼里了。我不再看得到,但我知道,你们芳香着,想着就会微笑了。

从此天涯,有的孩子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学业的忙碌,生活的繁琐,你们会跟我一样,想念我的老师们,却未必都回去看望,心上了,就行了。

说完之后,我微笑着看他们,坐在教室里,迟迟不离开,有的还我书来,有的拿了签名册,还有人说,老师,我们会回来看你的……有一双大眼睛静静看我,闪一下,闪一下,清亮亮,我也回看,悄悄地,看过去,看着她,他,他们……

我笑了,离开,回到办公室,就有信息追过来——老师,我是谁谁谁,你存着我的手机号好吗……老师,我想照合影,几年之后,几十年之后,我还回来跟你合影……

我的眼睛竟湿了。

母亲的地图

■ 姚宏兴

高中毕业后,我当兵去了海南岛。母亲很高兴,逢人就说,孩子们出去好,出去总比在家种地强。我去海南岛当兵,母亲的高兴却掩盖不住她心里的牵挂与思念,儿子出了远门,不像进城。

海南岛,海南岛,母亲没上过学,一字不识,不知道海南岛在哪里,也不知道海南岛什么样。她叫我的姐姐赶快给我做一双厚一点的棉鞋,说出门走时大冬天脚上穿的是单鞋,连手套也没有戴。她问我哥哥海南岛离家多远,要是一天能走到,到年了让我哥哥骑上车子带着她,到海南岛去看我。

我那懂事的侄子买了一张全国地图,挂在了老屋的正墙上,指着地图下边的那一小块说,“奶,这儿就是海南岛,我叔就在这儿当兵”。母亲两眼一亮,目光直盯着海南岛,两只手交替着去摸海南岛,就像是摸儿子的脸一样仔细。从此,地图上的海南岛,就成了母亲心里牵挂的儿子。每晚睡觉前,母亲一天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走到地图前,再看一看海南岛,再摸一摸海南岛,就像是以前晚上催我上床睡觉,看着我躺下,再给我捋一捋被子一样。

那年南疆战事起,我部奉命调往前线。像往常一样,我按时给家里写信。为了不让我父母知道我在前线而耽心,每次我把家信封好后,再把外面套一层信封,先把信寄到海南岛,让留守的战友把负面的信封撕掉,再把里边的家信寄回洛阳。为了让父母相信我还在海南岛,每次写信总要先唠几句海南岛这几天特别热啦、又刮台风啦、暴雨几天不停啦,这几天我身上又被大花蚊子咬了几个红疙瘩等等的闲话。我的侄子给她念我的信,母亲似有什么感觉,两眼盯着墙上的地图一声不吭。母亲虽然没有文化,这几天,村里的大喇叭里天天说打仗的事,母亲虽然不知道前线在哪里,也不知道海南岛离前线有多远,更不知道儿子已经上了前线,但她还是为儿子揪着心。有时候她连续几顿不吃饭,整天坐在地图前,一会儿抹抹眼泪,一会儿摸摸海南岛。有时她会用巴掌捂住海南岛,她肯定是想把海南岛抓在手里,就如同把儿子搂在怀里一样;她放心。有时候,她会把椅子转过来,背对着地图坐着,她肯定是想让儿子爬在她的背上,她的

心里踏实。有时候,母亲会盯着地图上的海南岛,唠叨着叫我父亲赶快给我写信,叫我回家一趟,说她想看我长高了没有,吃胖了没有。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开导说:军营可不是咱家的自留地,想进去就进去,想回来就回来。孩子去当兵,是为国家出力,咱老俩可不能拖他的后腿。你忘了那年小鬼子占了洛阳,烧了咱一个村的房子,杀了咱半个村的人,要不是咱年轻跑得快,早就没命了,哪里还会有这个孩子!只有孩子们都去当兵,咱才能过太平日子。听到这话,母亲就不再吭声了,只是默默地两眼盯着“海南岛”。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图上的海南岛,母亲记不清看了它多少眼,也记不清摸了它多少遍。就是这样,地图上的海南岛陪着母亲,母亲守着地图上的海南岛,过了一天又一天。慢慢地,地图上海南岛那一块,没有油光了,看不清颜色了,连字也看不到了,只留下了一块露着白底儿,带着黑乎乎手垢的海南岛的轮廓了。那个轮廓,更像是母亲惦记儿子的那颗心,又像是母亲那深深的皱纹里盛满了盼望和等待的脸。

从前线回来海南岛,我提干了。提干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四个兜的军装,穿上擦得铮亮的大头黑皮鞋,照了一张全身彩照寄回了家。母亲拿着我的彩色照片,端详来端详去,一遍又一遍地摸照片上我穿的四个兜的新军装,再摸摸那铮亮的黑皮鞋,她笑了,唧唧地笑了,而且是站在地图前,看着海南岛,笑得噙着泪花。

10年后我转业回到了故乡,在城里安排了工作。每逢礼拜天,我都要带上儿子回家去看母亲。每当我的儿子冲进大门叫奶奶时,母亲就笑开了脸,母亲没有正眼看墙上挂的那张只有海南岛轮廓的地图,好像那墙上从来就没有挂过地图。

在那个令人悲伤的夏天,母亲走了。90多岁了,老人家不再牵挂儿孙了,安祥地撒手走了。母亲给我留下了那张只有海南岛轮廓的地图。这张地图,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成了我这一生都打不开的心结。三年了,每当我看见这张地图,我的心里就会有对母亲无尽的思念和牵挂。

《感恩·醒着的生活》(组诗)

■ 木叶叶

感恩·活着的生活

瓷盘摆瓷盆,铁锅碰铁锅,刀挨着砧板
我在厨房里,握紧花梨刀把儿
实践着生活
与众厨具们谈论着
生下来和活下去的关系——
一定要质地坚韧,并结有生活的茧
多大都行,多深都行
可以是一孔针眼
可以有流畅的走向
我有足够的舞台
容纳内心的孔雀和狮子
容纳人间的黑脸,大花脸
乃至鬼脸
人鬼关系,布满这无限河山
所幸我还有这降香的木碗
来盛放我金黄的
小米粥,清心、寡欲
因此我得以保持了自身纹理的清晰

敬意·醒着的桌子

应该感谢一张桌子。像一棵花梨
对俄寒冷,一条东方河流对它赖以
葡萄的平原
将来的某个深夜,你还会在它面前
坐下来
掏出海,洗洗内心的石头
与之握手言和
对亲人说亲,对爱人说爱
握紧落单的枝条,和它站在一起

不要急于从一粒种子
结出果实,孩子
你学得学会慢慢扎根,抽条,开花,
开足够多的花
挽救春天
并准备着,成为一株正式的木本植物

内质·深处的光芒

你看不到它深处的光芒。更多的时候
雨把我们撒下就走
在广阔的天地间,浇灌着万物,
也熄灭火焰

一棵黄梨站在雨中
我们站在雨中
我们手握生活的利斧,钻木取火

你不能离得太近,你得斜视
像生活从未正看我们一眼
在斜视中,刀锋划过的切面上,
偏光被虚心的时间纠正

重现昨日芬芳。那纹理交错的含泪
的骨骼
那雨中的荧光
那被赋予的持续的永恒的苦

那上天的恩赐,那被覆盖的伤和幸福

生命·不休的感恩河

我是沿一条河流,追溯到的下游
与你相遇的
在花梨的故乡,还没站稳
我已匍匐在地
当我一步步靠近,看清你古老的纹理,
直的、弯曲的
仿佛你流过的平沙、石滩
仿佛掌上的线条
粗砺的、柔细的,呈现出生活的状态

你只把快乐的一面让我看
只用不朽的流淌,说着你的依恋
我知道,那拐弯处
一定是你遭遇了突兀
又淡淡抹平。哦母亲河,你盛产古老

的文化
沧桑的历史
盛产水稻,船形屋
盛产黄金,古黄花梨
盛产男人、女人以及她们辛勤
劳作的故事

这些被提及的生命,怀着忐忑
在这里住下来
一户贴着一户,一棵挨着另一棵,
生育,繁衍
她们以相亲相爱的姿势
以万千好儿女,证明了
大爱,大美。她们说大恩不言谢

特写·一个游子的东方花梨情结

一路走来,我不知道你遭遇过什么
一棵有根有魂的花梨
必定与一个游子有着相似的经历
无非是他乡作故乡
无非是断了骨头,筋还连着
我是从你身上,切下的一小片
至今流浪
身份不明
在祖国的某个小镇,寂寥地
晒着明朝的阳光

那些熟悉亲切的海南方言
来过,又渐远
我知道,我是回不去了
我相信俄寒冷的每一棵花梨,都在此刻
将根,往下扎了扎
潮湿的生活
让众多的树木
都有过深浅不同的伤痕,醒目、清晰
并将无限延长
我忽然明白了她之所以美丽
一定是暗合了一颗心,一场风雨举
起的彩虹
她有刹那的相知
如此,沧桑是另一种妖娆

是一朵花站在永不愈合的时间之上

创造·不说涌泉相报

你种下我。种下柔弱的生活,我的根
成为无数条隐秘的地下河流
它们不知道
我酝酿的阳光、鸟鸣,那正直的地下森林
结满金子
我有盘根错节的爱,和渴望
你种下坚韧
我长出你的性格
成为更多的我,你
以家具的方式,生活在民间
絮叨着人们的家长里短
来!在一把花梨的椅子上坐下
为你面前的花梨木碗,盛一勺白
花花的米饭
梨花和蜜的清香
从明朝的枝头,如浪涌来
成为诗话
像出浴的蝴蝶
立在你木雕的烟嘴儿上

抵达·绿叶对根的情意

我相信这是一场哲学人生
尘世的灰覆盖生活也覆盖一棵花梨
当拂去表面的粗糙
露出生活的真相
露出五谷,也露出芬芳
我至今找不到去往俄寒冷的路
但仔细一嗅,那种香气,让你的肺腑
在瞬间
获得通达
你将先于任何一个人
获得整片森林,和风湿
你独自行走十年、二十年,像一枚
成熟的果子
褪去年轻的绒毛
露出生活的核
你将被切割
作为装饰,被出卖,或者成为座上客
被欣赏,或复被覆盖
你有幽深的香,和幽深的曲径
这双重的海洋,已看淡了繁华
那光辉在暗处闪烁
像一声叹息
像历史轻轻的颤抖
在一大林海黄的荫庇之下,有必要
找到你叶落的位置。回到根

东方感恩文化“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